

飞出 悉尼歌剧院

澳洲华人的生存之道，归根到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之旅，
从局外人到边缘人，再到融入主流群体，
华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驱使，
不断寻觅、吸纳、蜕变，最终改变其历史地位，
完成其角色转换。

[澳]张奥列 著
ZHANG AOLI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飞出 悉尼歌剧院

[澳] 张奥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出悉尼歌剧院 / (澳) 张奥列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07-10530-1

I. ①飞… II. ①张…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7337 号

责任编辑: 付秋婷 李春兰

封面设计: 张 涛

飞出悉尼歌剧院

【澳】张奥列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0530-1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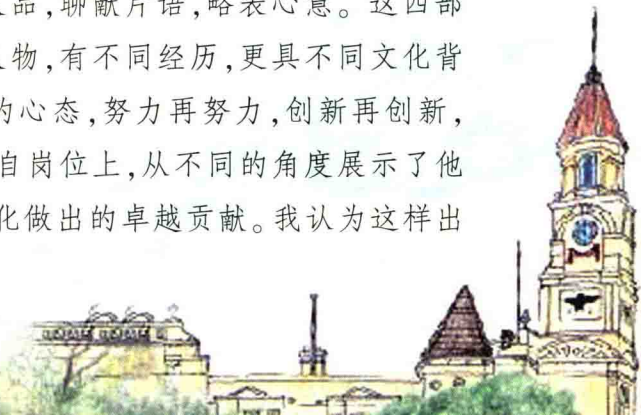
序 言

张奥列先生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澳籍华裔作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们移民澳大利亚后,有幸通过华文报刊和奥列先生共同出席国内华文作家会议,特别是拜读了他的大作,我们相知相识了。如今,奥列已是一位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驰骋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坛的著名编辑、记者和作家。当然他和许多移民包括他的这本新著中的主角一样,都有过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只是经过不断拼搏,最后才成为一位佼佼者的。

奥列在国内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当年他既是文坛新秀又是文艺评论高手,曾出版有《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两部文艺评论集。可以说,在国内年轻的奥列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来澳大利亚后,他的创作热情如日中天,散文、小说、评论、专访不断地展现在澳洲各中文报刊上。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厚重的文学功底加上那流畅清晰的笔触,其作品让读者耳目一新。近 20 年中,他的纪实文学《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评论随笔《澳华文人百态》、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散文集《家在悉尼》、文学评论《澳华文学史迹》等著作先后问世,不仅获得好评,不少作品还获得大奖,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之精英。

今见《飞出悉尼歌剧院》新著,十分高兴!承蒙厚爱,嘱我为该书作序,实属惭愧,但我敬重他的书品、人品,聊献片语,略表心意。这四部传记文学作品,四位传主虽系不同人物,有不同经历,更具不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都因具有共识和相同的心态,努力再努力,创新再创新,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土上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认为这样出



彩的事迹,应该宣扬!

关于这部新著的内容,本可不用我多言,但我一心想对四位传主的风度和精神表示敬意,所以还是唠叨几句吧。

《飞出悉尼歌剧院》,是一位山西出身,从小唱京剧、唱民歌,曾是东方歌舞团著名民歌手,出过五张个人唱片的俞淑琴,她家喻户晓。她在 20 世纪末出国的大潮中来到澳大利亚,通过打工拼搏,后进音乐学院深造,又赴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地进修,多次获得国际大奖,获得了驰名世界的悉尼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殊荣。而她竟然又选择辞去全职,勇当一名自由艺术家,因为她闯出了用西洋唱法来演绎中国民歌的新路。一个满怀中华情结,坚持唱好中国民歌的她,往往在表演大赛中别人唱完咏叹调之后,她来一曲中国著名歌曲,而获满堂喝彩。她出 CD 唱片,剧目也坚持一半是中国名曲。显然她是一位运用演出平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高手,又是中澳文化交流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使者。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从一位 1946 年随家人来悉尼,在唐人街成长而又创业于唐人街的方劲武先生,亲历唐人街世纪变迁的经历,向读者叙述了一部悉尼华人的奋斗史,唐人街的变迁史,让你不经意地领略了悉尼唐人街的风光,还让你定格在 2000 年奥运会方劲武



先生手持圣火穿越唐人街的盛况、中国健儿奥运会的骄人成就。这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被称之为“东亚病夫”，形成了天壤之别，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骄傲。

《澳洲菜园人生》，从一位种菜退休的蔡裕权先生四代人在悉尼种菜生涯，追溯着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移民澳洲的艰辛历程。蔡先生曾祖父是鸦片战争后来澳谋生的，这是随着淘金热同时的种菜潮，然后他祖父、父亲相继来澳接棒种菜。记得五年前我前往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考察先贤遗存时，即发现在离市区 50 公里外的查尔斯国际公园内军械库不远处竖立着一方已脱色的彩绘地图，绘制着早在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就有一些中国人在这片山坡和水湾处种植蔬菜，现已是荒野。像蔡先生四代在悉尼种植蔬菜，并逐步融入主流社会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就蔡先生本人也见证了悉尼华人种植蔬菜技术的演变革新及对澳洲社会的巨大贡献。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四代人用辛勤勾勒出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的奋斗史。当年中国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访问悉尼时，他父亲作为侨领曾有幸出席在宴会上。

《我教金庸功夫》是叙述一位在中国时已赫赫有名的孙大法武师，记得早年曾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的“喉顶缨枪推汽车”“腹卧钢叉抓双锤”的惊险画面。该文以中国武术气功源流为背景，阐述了孙大法少

年习武,兼修佛教、道教两家学术,后又得益于上海江湖大佬、武坛名家指点,及艰苦习武的历程。特别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拜他为师练气功太极的故事,并穿插了中国武术气功各大流派的发展现状,以及他在香港、日本表演所引起的轰动,更有他在悉尼办武馆的成功,让洋弟子也能在国际舞台获奖的事迹,让你领略中华武术文化在当今世界的魅力。

张奥列先生这部新著是一本好书,他运用第一手资料,将四位传奇式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感召下,在海外探索、寻觅,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已逐步融入了主流社会,并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篇章!故乐为之序。

2015年10月1日于墨尔本,时年八十有六

郭存孝



目 录

飞出悉尼歌剧院

1—34

——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的艺术人生

我妈从小就对我讲：你一定要知道，有的女孩比你漂亮，有的女孩比你声音好，有的女孩可能比你聪明，比你能干，比你成功，这是很自然的，不要去妒忌别人，不要去跟别人比，但一定要努力去做，同自己比，做到自己最好的，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记着。

——俞淑琴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

35—50

——“唐人街之王”方劲武见证今昔

经过一百多年的拼搏，中国人在澳洲由次等公民成为国家主人，建立了主流社会认可的丰碑。2000年悉尼奥运之际，他手执火炬，将奥运圣火传过他驻足半个世纪、熟悉的唐人街。



澳洲菜园人生

51—116

——蔡氏四代悉尼种菜传奇

高要人仍前赴后继地在澳洲菜园继续为生，今天悉尼一带的菜园，据说大约 80%仍是由高要人在经营。澳洲中国品种的蔬菜，更多出自于高要人手中。高要人，在澳洲蔬菜种植史上立下了丰碑；在澳洲中国移民奋斗史上洒下了无尽的汗水。



我教金庸功夫

117—222

——悉尼武术气功名家孙大法传奇

金庸虽然是武侠小说大师，笔下的人物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但他自己却是一脸的儒雅，方额广颐，宽大的茶色金边眼镜后面，透露的眼神既精明又热情。这是孙大法见金庸的第一眼印象。



后记 穿行于历史文化中

223—232

飞出悉尼歌剧院

——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的艺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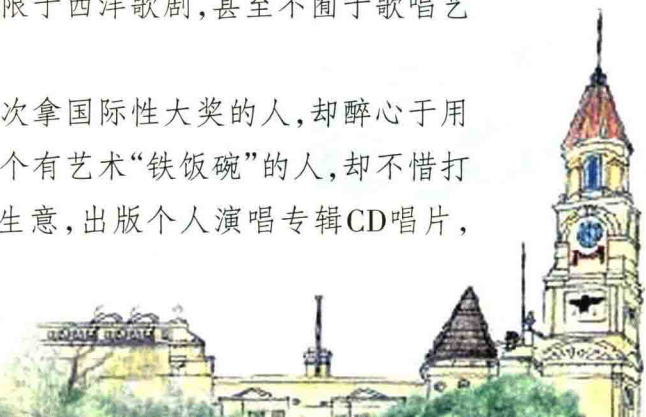
世界上许多人也许对地处南半球一隅的澳大利亚一无所知,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却对蓝天白云下的悉尼歌剧院并不陌生。那似贝壳微张的神奇建筑,那似扬帆出海的美妙造型,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是一种音乐艺术的象征。

你知道吗?充满着西方文明象征的悉尼歌剧院,活跃着一批才华横溢与西人比肩的华裔艺术家。他们是悉尼歌剧院长驻艺术团体——澳洲歌剧院的男高音丁毅,女高音俞淑琴,女中音马柯露,男低音蓝小明,作曲家于京君,等等。

但作为国家级艺术团体,澳洲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并不多,华裔更少之又少,而俞淑琴(Shu-Cheen Yu),则是其中的幸运儿。

在我与俞淑琴小姐交谈时,却惊奇地发现,许多华裔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澳洲歌剧院终身艺术家”的桂冠,对她来说,却看得很淡。尽管出道于中国内地的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才走上西方艺术的大舞台,但她的目标她的眼光,并不限于西洋歌剧,甚至不囿于歌唱艺术。

你想到吗?一个唱西洋歌剧多次拿国际性大奖的人,却醉心于用洋腔去唱中国民歌,搞中西结合;一个有艺术“铁饭碗”的人,却不惜打破“铁饭碗”,把艺术变为一门文化生意,出版个人演唱专辑CD唱片,



探寻商品社会中的艺术生存之道；一个充满艺术思维的人，却大胆做金融投资而且比股票地产经纪还成功；一个移民澳洲不久的华人，却很快适应西方生活融进主流社会……

娇小玲珑的俞淑琴，甜甜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说起话来总是伴随着笑声，就像她唱歌那么飘逸动听。看她样子，你会觉得她是位天真乐观青春活泼的女子，与她谈话，你又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底蕴的艺术家。说她有头脑，不仅仅是她对艺术的钻研，更是她的生活取向和人生思考。

从中国民歌歌唱家，到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从西洋音乐，到中西合璧；从艺术到人生，俞淑琴努力蹚出一条自己的路……

一、连滚带爬，重返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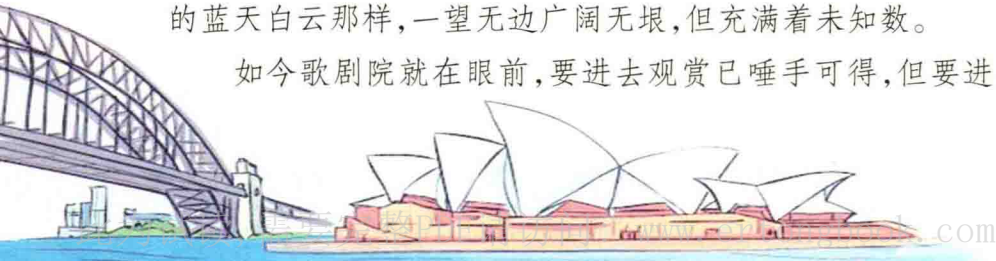
“来澳前我是个专业歌唱演员，没想到来这里后能读音乐学院，只想到我肯定要学一门专业。也许我从此没机会唱歌了，但并不觉得难过。我觉得人生有很多路，分分钟都是在选择。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我也会高高兴兴地转行干别的，也会干得很好。”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数以十万计的青年文化人带着理想、带着梦想、带着狂想、带着幻想，纷纷涌向西方世界。

1987年1月13日，正值豆蔻年华的俞淑琴，也被出国大潮冲到了被戏称为“地球屁股”的澳大利亚。幸而悉尼这个大都会的国际声誉，还能让她在一片惘然中找回一点感觉。

站在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前，她深深地呼吸着，呼吸着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清新空气。她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新生活也许如头顶的蓝天白云那样，一望无边广阔无垠，但充满着未知数。

如今歌剧院就在眼前，要进去观赏已唾手可得，但要进去登台演



唱,恐怕还是个梦。

出生于山西大同的俞淑琴,回想起少年时考进省戏曲学校,毕业后在省京剧团演了两年京戏,后来又凭其实力和天资进入了北京的中国东方歌舞团等艺术经历,仍然留恋不已。作为国家级的民歌歌唱家,中国的大舞台她哪儿没站过?但在这陌生的西方国度,曾出版了五张个人唱片的她,没文凭,没聘书,也不懂英文,也许真的没机会重登大舞台了。

看着悉尼大桥上穿梭如箭的车流,看着悉尼港湾里风帆点点的海景,她悦目而不赏心,心中更多的是焦虑,是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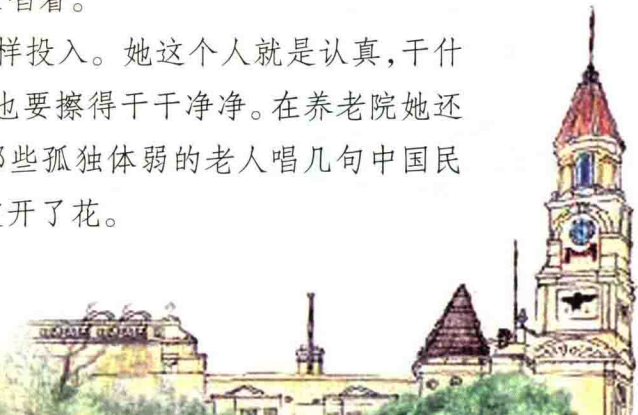
一种初来乍到的生存压力油然而生!

在悉尼,在墨尔本,有多少中国大陆的专业艺术家改行打工。拉琴的缝纫,唱歌的叫卖,吹号的吸尘,跳舞的搬运,作曲的洗碗……你若在唐人街或留学生聚居的地方找艺术家,喊一声保证一呼百应。光一个歌舞团在悉尼连唱带跳加乐手就有十来人,足可开一台晚会。屈指一算,起码有数十个原中国艺术团,几百号原中国艺术家。中国经验、中国经历,在此派不上用场,不改行打工又怎么样?若于心不甘,也只能到街头卖艺,或到酒吧客串。

俞淑琴是“特别技能”类别的技术移民,没有一般留学生那种身份上的难题。但在新的环境中,她和所有新来的人一样,要面对生活。

在澳洲她第一份工是做三明治。她暂时把鲜花和掌声置之脑后,也没觉得难过,而是认认真真地干着,靠双手劳动她觉得很踏实。别人看来,她是个心灵手巧乐哈哈的中国姑娘,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艺术细胞还在躯体活跃着,她的歌在心里唱着。

后来,她到养老院当清洁工,一样投入。她这个人就是认真,干什么都很卖力,干一行爱一行,擦地板也要擦得干干净净。在养老院她还常常帮帮这个推推那个,有时还给那些孤独体弱的老人唱几句中国民歌,把满脸皱纹的老人们逗得脸上绽开了花。



护士长看她聪明伶俐,做得又好又勤快,就问她:“你愿不愿意当护士?”

“愿意呀!”她很高兴。她真的很愿意,她舅舅就是学医的。

“要交多少钱去学?”她问,希望能早点学一门新的专业。

“不要你的钱,我们出钱送你去学。”

就在她们决定要保送俞淑琴去读护士之时,她也考上了音乐学院。

原来她一边打工,还一边跟老师学声乐,在老师的鼓励和推荐下,她报考了音乐学院并被录取。

作为一门专业,音乐和护士,她都喜欢。但她觉得学音乐有基础,音乐又曾是她生活的“执照”,在她生命中曾有过辉煌。现在与其花时间学其他专业,不如顺着自己原有的专业做些调整,机会更大。更重要的是,天性中她太爱唱歌,实在舍不得放弃音乐,所以她选择了音乐学院。

那是1988年,她进了悉尼音乐学院歌剧表演系。

读音乐学院的时候,她同时也在打工。因为教育是投资,要花很多钱。作为移民,她不用交学费,但也有很多杂费,要买曲谱、课本、书籍、钢琴、健身用品等,也要生活费。

打工,她不觉得低贱,那是为生存靠双手自食其力。唱歌,她也不觉得高人一等,那是兴趣,是天分,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音符。

她每周到朋友家做清洁工,做完了拿了钱就写个收条。那时她英语不灵,一些字还不会写呢。朋友却把那些条子留着,说:“你看着,等你成名以后我就拿它来拍卖。”

要成名谈何容易,光是读书,她都已经豁出去了。

“哎呀,当时连滚带爬,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那是怎么过来的,没有一天睡过八小时。”若干年后,每当谈起音乐学院的那段日子,俞淑琴总是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



音乐学院本来五年的课程,却因师资问题要压缩至三年完成。十一门浓缩的课程,如果有两门不及格,就会失去每周九十元的奖学金,而且也没资格再读下去。

语言是俞淑琴最大的障碍。她过去是唱京剧唱民歌的,现在学西洋音乐,就得先掌握英文。

澳洲的教学方法跟中国很不一样,不光教你唱,还要给很多时间让你去“音乐欣赏”,去体会去琢磨。不光教你怎样当歌剧演员,还教你歌剧的历史和歌剧体系,让你摸清剧院的规律。那一大堆的理论分析、舞台术语要背要记,语言不过关很难学下去。而且不光要学英文,也要学法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实在苦得不得了。没有别的路走,她只有“逼上梁山”背水一战。

因为英文不好,刚上课时,大部分课她都听不懂,所以费了很多时间在语言上,要经常加课,每周要加三四小时的课,比西人同学付出加倍的努力。那时每天回家后,就是洗澡、吃饭、做作业三部曲,生活很单调。但她很努力,每个晚上都预习明天的课。因为先把生字全查过了,所以第二天老师讲的她都能明白。

同学很奇怪:“你怎么进步这么快,都懂了?”

她笑说:“你知道我昨晚几点钟睡觉吗?”

同学对她都非常好,常常帮助她。有一次考德文,同学说:“淑琴,你的方法不对,要学语法,这样至少能通过考试。光学单词,永远也考不过去。”

好,俞淑琴就照她说的做了。不光学单词,也学语法,还要弄懂每个句型的含义。为了感谢同学,每个学期结束她都要开个小聚会,做很多好吃的请他们来。

一直到了音乐学院第三年,她终于跨越了语言关,终于有机会走上西方的艺术舞台。



二、艺术转型,背水一战

“我在中国唱京剧、唱民歌,来这里学西洋唱法,过去的经验对新唱法有好有不好。好的是我学过京剧,舞蹈基础很好,知道音乐以后,几天就能排一部戏,而且舞台感觉好。不好的是语言不同,牙关发音不一样。语言和发音是相关的,我们发个‘呀’‘哟’,和人家的‘呀’‘哟’是不一样的。西洋歌剧没有麦克风,你的声音要越过大乐队延伸到观众席最后一排,科学的声觉和共鸣感觉很重要。所以中国的演唱经验对身体有帮助,在语言发音上就要克服很多东西,比西人难度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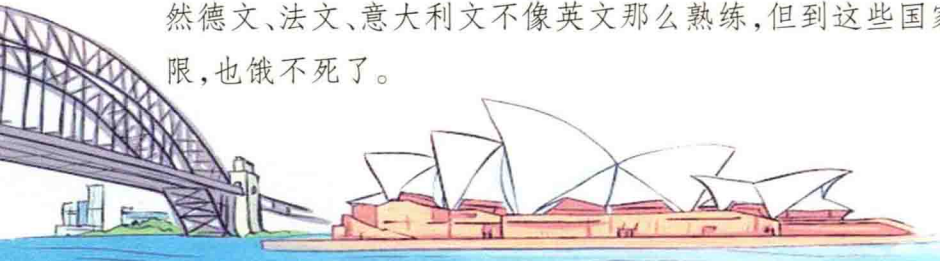
就在读音乐学院第三年的时候,俞淑琴考上了澳洲皇家歌剧院音乐剧《棋王》剧组,那是她第一次走上澳洲的艺术舞台。

这还得感谢现在已去世的她的第一位老师。当时他不仅按常规教她歌剧,还特意教她音乐剧。因为他知道她学得快,学得好,多备几手必有用。果然,她一去考《棋王》就成功了。

她忘不了那天晚上重新登台的情景。那陌生的舞台,陌生的观众,使她有种莫名的兴奋。当一阵阵久违的掌声灌进耳朵时,她找回了当年舞台上的感觉。她突然明白,这就是她人生的最佳位置。她要努力站稳这个舞台,要从这个舞台走向广阔的艺术人生。

她边读书边参加《棋王》的演出,一周要演八场,可想而知有多忙。剧组总监人挺好,知道俞淑琴最后一个学期最忙,同意她每周少来一次。她说可以把她的工资扣掉,但剧团没有扣,非常体谅她。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总遇到好人。

1991年,俞淑琴终于修完了全部课程,拿到了悉尼音乐学院歌剧表演系的毕业文凭。她不仅能用英文演戏,还能用德、法、意文唱歌。虽然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不像英文那么熟练,但到这些国家她不会受局限,也饿不死了。



俞淑琴确实很有语言天赋,有钻研毅力。但她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学好语言不仅是专业的选择,而且也是融入当地的手段和能力。如果不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你就永远会觉得自己是外来人。通过学语言,你可以了解这个社会,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作。我既然决定生活在这里,拼了命也要去了解。下功夫学好语言,才能跟人交流,去交流,人家才给我机会。”

俞淑琴在澳洲的第一次职业演出,是在悉尼市中心的圣·詹姆斯教堂。她是悉尼职业重唱团第一女高音,挑战非常大。因为这个重唱团是澳洲最棒的重唱团,经常代表澳洲飞欧洲演出。它的要求很高,只有六个人,无伴奏,曲子难度也很大。

俞淑琴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就考进重唱团,就是实力加运气的契机。重唱团只有六人,考进去很难。当时是五十四个人考一个位置,结果俞淑琴考上了。考上并不是她的英文好,也不是她的嗓子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她能很快和别人融合在一起。因为这是个歌唱小集体,讲究完美的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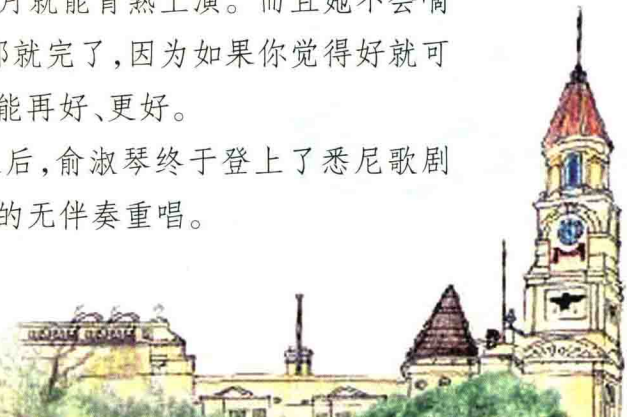
当然她的嗓子也很好,有漂亮的高音,很容易也挺自然地就唱上高音区域,并且很好听。

重唱团很喜欢她,问她:“你能不能很快地融入这个群体?”因为人家在那里已经像面团一样揉得比较好了,她是块生面。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以。”她是个很随和、很合群,也很认真的人,很有人缘。她真的很快就揉进去了。

其实,她知道自己识谱不如人家,西人读谱都很快。但她灵活机敏,学得快、反应快,一部歌剧两三个月就能背熟上演。而且她不会嘀嘀咕咕总觉得自己好,如果一满足,那就完了,因为如果你觉得好就不会再努力,所以她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好、更好。

1991年末,也就是来澳四年多之后,俞淑琴终于登上了悉尼歌剧院大舞台,那是纪念莫扎特二百周年的无伴奏重唱。



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悉尼歌剧院，是许多旅澳华裔艺术家的一个梦，是人生追求的一种辉煌境界。

在俞淑琴之前，走上悉尼歌剧院舞台的华人屈指可数。在她稍后几个月，一群原中国内地艺术家为了圆梦，在悉尼歌剧院搞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华魂》。那是华人史上第一次全台华人节目走进悉尼歌剧院，令华人社区沸腾了好几个月。那天晚上，不仅是华人全台演出第一次，许多观众也是第一次走进歌剧院。台上台下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甚至有点乱哄哄的，演员和观众都有种“死活就一回”的“占领”歌剧院的感觉，让把门的西人都看愣了眼。

这是一种激情，这是一种“歌剧院”情意结，一种失落中追求的自我实现！

俞淑琴可没有这种“歌剧院”情意结。因为已有多次在澳洲职业演出经历，她倒没太多想到歌剧院怎么伟大，怎么辉煌，对她来说，歌剧院只是一个场地，一个表演的空间。

“奇怪啦，我对在哪到哪演出不是特别在意，觉得如果我到了那个份上，跟这个团那个团，进这个场那个场，都有机会，只是时间问题。”事后回想起来，俞淑琴在悉尼歌剧院演唱时，更看重的还是重唱团，还是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重唱团七个月后，俞淑琴再次挑战自己，参加了皇家歌剧院大型歌剧《国王与我》的巡回演出，并饰演女配角“塔普蒂姆”。这是她在歌剧中第一次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得到这个角色也不容易。剧组大部分角色都聘请菲律宾人，因为菲律宾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的背景，其音乐艺术在亚洲是最出色的，当属先锋。导演是英国人，总想让菲律宾人担任女配角。可澳洲演员协会认为俞淑琴的表现比菲律宾人更出色，就出面交涉，导演被迫改变初衷。

演歌剧比唱音乐会难度大，也辛苦多了。演角色不但要嗓子好，还

